

南戏《拜月亭》作者和版本考略

俞为民

南戏《拜月亭》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享有盛誉的《荆》（《荆钗记》）、《刘》（《白兔记》）、《拜》、《杀》（《杀狗记》）宋元四大南戏之一。由于它的产生年代较早，故它的作者及其版本流传情况至今还不甚清楚，本文对此作一粗略的考索。

一、《拜月亭》作者考

南戏《拜月亭》是根据元代初年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的同名杂剧改编而成的。它的改编者前人多说是元代杭州商人施惠（字君美）。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明人王世贞和何良俊。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云：“《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何良俊则在《四友斋丛说》中云：“《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作，《太和正音谱》‘乐府群英姓氏’亦载此人。”至于施君美此人，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下“方今已死名公才人，余相知者”项内有记载，如曹楝亭本《录鬼簿》“施惠”条云：“一云姓沈，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蓝格本《录鬼簿》又作“施君承，钱唐人。”但《录鬼簿》仅谓其“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

事”，并没有提及改编《拜月亭》戏文一事。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条下虽载有“施均美”一名，但名下也未载剧目。因此，前人对南戏《拜月亭》出自施惠的说法也有表示怀疑的，如明吕天成《曲品》谓：“云此记（指《拜月亭》）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王国维《曲录》卷四“《幽闺记》”条也云：“此本自明王世贞、何良俊、臧懋循等，均以为君美作。然《录鬼簿》但谓均美诗酒之暇，唯以填词和曲为事，而不言其有是本。不知何、臧之言，何所据也？”又有人说，施君美不是杭州坐贾，而是苏州医隐。如清张大复《寒山堂九宫十三撮南曲谱》卷首“《拜月亭》”名下注云：“吴门医隐施惠字君美著。”另外，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增补本）“元传奇”项内载：“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下列《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三种剧名。后来，吴梅先生据此便断定作《拜月亭》戏文的施君美“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①

在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认为，南戏《拜月亭》出自元代杭州商人施惠之笔的说法较为确切。因为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有两点是可以考定的。首先，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必定是元代人。因为在明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就已经将《拜月亭》戏文列入“宋元旧篇”之中了。根据元代天历年间的南曲谱编成的、收有许多宋元南戏佚曲的钮少雅的《南曲九宫正始》中也称《拜月亭》为“元传奇”。又如在接近原本的世德堂本中，在曲白中称蒙古为“大朝”，如第四折“金主设朝”〔点绛唇〕曲云：“俺觑那大朝军马只是如儿戏。”称蒙古为“大朝”，这显然是元朝人的口气。另外，世德堂本第四十三折〔尾声〕曲云：“亭前拜月佳人恨，酝酿就全新戏文，书府番誉燕都旧本。”书府，即书会，是宋元时期由一些流落民间的下层文人组成的编写剧本的团体，到明代就已经解体了。番（翻）誉，即修改和改编之意。如

《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出〔烛影摇红〕曲云：“九山书会，近目翻腾，别是风味。”燕都旧本，即指产生于大都（今北京）的关汉卿所作的《拜月亭》杂剧，可见，此戏当如《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等戏文一样，也出自元代的书会才人之手。

其次，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必定是杭州人。如世德堂本第一折“副末开场”〔满江红〕词中云：“自古钱塘物华盛，地灵人杰。昔日化鱼龙之所，势分两浙。”南戏和传奇“副末开场”所念诵的第一首词一般都是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而有的作者往往在词中吹嘘一下自己的才能，借以抬高剧本的声誉，吸引观众。如《张协状元》戏文第一出〔水调歌头〕词云：“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月与嘲风。苦会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满堂中。一似长江千尺浪，别是一家风。”而《拜月亭》这首〔满江红〕词也是作者吹嘘自己的才能，抬高剧本的声誉，意谓钱塘这个地方历来“物华盛，地灵人杰”，“化鱼龙之所。”而作者也正生活在这一形胜之地，故所作的戏文也同样是不凡之作。钱塘是古代杭州的别称，因此，可以确定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即使不是施惠，也必定是杭州人。

二、元本与明改本之区别

南戏《拜月亭》虽出自元人之手，可元人所作的真本早已失传了。早在清代，戏曲家张大复就为此慨叹道：“武林刻本已数改矣，世人几见真本哉！”^②《拜月亭》现在尚有全本流存的共有七种之多，一是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题为《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月亭记》；二是明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题为《重校拜月亭记》；三是明虎林容与堂刻本，题为《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四是明书林萧腾鸿刻《六合同春》本，题为《陈继儒评鼎鑄幽闺记》；五是明吴兴凌氏刻朱墨本，题为《幽闺怨佳人拜月

亭记》；六是明毛氏汲古阁刻本，题为《幽闺记定本》；七是明德寿堂刻本，题为《重校拜月亭记》。这七种版本皆是明代刻本，在明代翻刻宋元南戏之风特盛，尤其是昆山腔盛行以后，一些文人学士多将早期的南戏剧本改调歌之，故同一剧目往往有许多版本，如《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等都有许多明刻本。而由于南戏多出自民间的书会才人之手，文词多鄙俚，少文采，且早期南戏的格律不甚严格，故明人在翻刻时，多不尊重原作，妄加改动。明人对南戏《拜月亭》的改动，也同样如此。

元本《拜月亭》全本今虽已失传了，但在钮少雅的《南曲九宫正始》中还保留了它的一百三十三支佚曲，其中许多曲文与今存各本皆有出入。如册四中吕收录了元本《拜月亭》的〔粉孩儿〕、〔红芍药〕、〔耍孩儿〕、〔会河阳〕等曲，曲文与今存各本皆异。如〔耍孩儿〕“我一言说不尽”一曲，钮少雅在该曲下注云：“第一句句法按古本及元谱皆如是者，今坊本改作‘我有一言说不尽’，直似〔中吕调·耍孩儿〕首句。且‘况说’二字出古本及元谱，今亦改作‘向日’，亦非也。又‘寻思他’三字按古本原文及调律然皆一句，何今人错谓‘寻思’二字为断，妄以‘他’字属下。”验之今存各本，首句世德堂本作“我一言说未尽”，其余几种明本皆作“我有一言说不尽”。又“况说”二字，世德堂本作“况日”，其余明本皆作“向日”。“寻思他”三字，世德堂本无“他”字，作“寻思昔日时”，其余明本“他”字属下“眼盼盼人远天涯近”句。可见，今存的这七种版本皆是钮少雅所说的那种坊本，已经明人篡改过了。

那么，明人对元本作了哪些改动呢？因元本只剩下一些残曲佚文，故两者不可能作全面详细地比较，但根据这些残曲佚文以及前人的有关记载，我们还略可考见明人对元本的一些篡改之迹。其中改动最大的是剧本的结局。如早在明代，就已经有明本《拜月亭》自王瑞兰拜月以后，即非元人真本之说了。如明凌蒙

初云：“曾见先辈云：《拜月亭》自‘拜月’之后，皆非施君美原本。”^③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也谓：“《拜月亭》后小半，已为俗工删改，非复旧本矣。今细阅‘拜新月’以后，无一词可入选者，便知此语非谬。”元本自“拜月”以后的剧情是怎样的呢？凌蒙初在当时曾亲眼看到过“沈伯英（璟）抄不全旧本，皆错讹零落，至不能读。大约后数折与‘时本’绝异。”^④旧本在蒋世隆和王瑞兰成亲团圆前，尚有《误接丝鞭》（又名《递丝鞭》）一折，“其曲中应答情节，盖因递鞭时，二人皆受，而《团圆》折，王反怒蒋之违盟受盟，故复有如许委婉。……末折生波，所谓至尾回头一掉也。”^⑤凌蒙初在《南音三籁》“戏曲”下引录了这一折曲文，从这些曲文来看，旧本虽也是以男女主角大团圆为结局，但在大团圆前尚有“回头一掉”的风波，即蒋世隆和陀满兴福中了文武状元后，王镇就遣官媒到文武状元处递丝鞭招婿。而官媒误投丝鞭，将蒋瑞莲许给了蒋世隆，将王瑞兰许给了陀满兴福。而蒋世隆违背了先前在招商店与王瑞兰结为夫妻时所立下的山盟海誓，在不明对方是谁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官媒送来的丝鞭。同样，王瑞兰也屈服于父亲的严命，违背了先前决不再嫁的誓言，回应了招赘新状元的亲事。最后，在婚筵上两人会面后，便相互埋怨，指责对方违盟负心，重婚再娶（嫁）。凌蒙初所见到的旧本及其《南音三籁》所引录的那套曲文是否就是元人真本呢？今在接近元本的世德堂本第三十九折“官媒递鞭”中媒婆仍有这样一段念白：“尚书相公乃是兵权大官，大的小姐（即王瑞兰）招赘武状元，小的小姐（即蒋瑞莲）招赘文状元。请即便早赴华筵，以成佳偶。”后来，当王瑞兰知道文科状元就是蒋世隆时，媒婆又云：“转却丝鞭，夫妻两随。”^⑥这确是误投丝鞭了。而《南曲九宫正始》册二正宫过曲〔四边静〕曲下也引录了元本“转却丝鞭，夫妻两随”一曲。由此可见，元本中确有官媒误投丝鞭、蒋世隆误接丝鞭的情节。而且《南曲九宫正始》在

册七越调过曲〔二犯排歌〕曲下引录了元本《拜月亭》“文官状元”一曲，也有蒋世隆与王瑞兰两人相互指责的语句。如蒋世隆指责王瑞兰说：“久别你先夫是谁过衍？早忘了嘱咐言。”而王瑞兰则埋怨道：“你言偏，我意坚。方才及第，如何便接了丝鞭？有的话儿，但只问你妹子瑞莲。”这正与凌蒙初所见到的旧本相合。因此，凌蒙初所见到的沈璟抄旧本即使不是元本，也当是一种接近元本即与元本有着同样结局的本子。

另外，在明代中叶的戏曲选本《秋夜月》中也选录了《误接丝鞭》一折，虽曲文与《南音三籁》及《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曲文有出入，但剧情基本相同。如〔月儿高〕曲，王瑞兰指责蒋世隆曰：“既读孔圣书，必达周公礼，怎的不思一二？喜得是奴家丝鞭，若是妹妹丝鞭，你也受了不成？”蒋世隆也指责王瑞兰道：“不记得旷野奇逢，招商旅店，我道蒋世隆誓不重婚，王瑞兰情愿终身守节。”王瑞兰立即回答道：“你的话儿偏偏记得，我的话儿今在那里？看将来你是负心人。歹心偏，奴意坚，你若不肯信，有甚话儿，有甚话儿，可问你家妹妹瑞莲。”显然，《秋夜月》所录的曲文当也出自与世德堂本相近的版本。由上可见，元本《拜月亭》的故事情节确有“至尾回头一掉”的风波。

元本《拜月亭》这一“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当是承关汉卿的同名杂剧而来的。在《拜月亭》杂剧中，最后也是写蒋世隆、王瑞兰都不敢违抗皇命，在不明对方是谁的情况下，勉强成婚。两人在婚筵上见面团聚后，就互相指责。后人将其改编成南戏时，仍保留了这一情节。

可是，在今存的七种明改本中，除了世德堂本还留有一些痕迹外（详见后述），其余各本皆已删改了元本中的“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蒋世隆中了状元后，信守盟誓，不接丝鞭。王瑞兰也不顾父亲的威逼，坚守贞节，不肯招赘。而且，剧中没有官媒递错丝鞭的情节。从剧情发展来看，明人对元本的结局的改动，

是无可非议的，值得肯定。因为蒋世隆与王瑞兰两人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在兵荒马乱、生死患难中自主结成夫妻的，故他们的结合有着真挚深厚的感情基础。他们被王镇拆散后，皆能信守盟誓，不再重婚再嫁，这是十分可信的，也是符合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发展的必然，与前面他们自主婚姻的剧情相呼应。因此，明人删去元本“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使剧情发展前后一致，人物性格前后统一，从艺术上来看，确较元本为胜。

不过，明人删去元本中“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主要还不是着眼于艺术上的完善，而是出于宣扬封建传统道德的目的，即改变原作的反封建倾向，把蒋、王二人的爱情故事纳入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中。明人删改元本的目的，正如汲古阁本最后一出所说的，是由于“夫妇乃人伦所重，节义为世教所关”，但“迹者世际陆危，失之者众矣”。^⑦“义夫节妇人间鲜。”^⑧故改编者欲通过对蒋、王这一对“义夫节妇”的歌颂来宣扬封建礼教。按“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封建教条来衡量，元本中蒋、王二人的违盟再婚（嫁），显然是不节不义的。因此，明人曾攻击《拜月亭》“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⑨“只是宣淫”。^⑩而删去元本的“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就突出了男女主人公不背前盟、坚守信誓的“节义”行为，这样一来，也就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了。“夫不重婚，尚宋弘之高谊，妇不再嫁，迈令女之清风”。^⑪除了“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外，元本中蒋世隆和王瑞兰在逃难途中自主婚姻的情节，若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道德来衡量，这也是一种越“礼”行为。故明人对此也作了改动，篡改了这一行为原来所具有的反封建意义，而将它纳入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中。如最后皇帝的旌表诏书中竟然还对他们的这一行为大加表彰，谓“文科状元蒋世隆，讲婚礼于急遽之时，从容不迫。妻王瑞兰，待媒妁于流离之际，贞节自持”。^⑫

这样一改，蒋、王二人就成了一对恪守封建礼教、尽善尽美的“义夫节妇”了。而改编者也正是通过蒋、王二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节义”色彩，来宣扬封建传统道德的。我们知道，朱明王朝建立后，就十分注重恢复由于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而受到削弱的封建社会秩序，加强封建传统道德对人们言行的规范和束缚。如明太祖朱元璋看到高明的《琵琶记》后，认为这是一部宣扬封建礼教的好戏，大加称赞，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⑬因此，在明初的曲坛上，出现了以丘濬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为代表的宣扬封建礼教为主旨的创作倾向。明人对元本《拜月亭》的这一改动，可以说也正是受了这一创作倾向的影响。因此，有无“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这是目前尚可考见的元本与明改本的一大区别，而这一区别，也清楚地反映出元明两代戏曲作家不同的创作倾向。

三、世德堂本与其余明改本之区别

南戏《拜月亭》目前流传的七种本子虽皆为明改本，但由于改编者的情趣与艺术造诣上的差异，其改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若按改动的程度来划分，大致可以将这七种明改本划分为两种类型的版本：一类是改动较小，接近元本，这就是世德堂本；一类是改动较大，去元本较远的，其余六种明改本即是。

世德堂本产生年代较早，接近元本。如《南曲九宫正始》册一黄钟过曲〔玉漏迟〕曲下引录了元本《拜月亭》“得宠念辱”一曲，在“值此天时”句傍有注云：“‘时’，《沈谱》作‘数’，韵虽叶，但非原文”。验之今存各本，只有世德堂本第三十二折此曲仍作“值此天时”，而其余各本第二十九出皆作“值此天数”了。可见，世德堂本此曲尚是元本中的原文。再如世德堂本第二

折中有两曲〔月上海棠〕，而其余各本皆为一曲，而且，德寿堂本和李评本还从世德堂本的第十一折移来〔缙山月〕、〔玉芙蓉〕、〔前腔〕、〔刷子序〕、〔前腔〕等五曲。凌本在该折上批注云：“词隐生（沈璟）曰：‘此折〔月上海棠〕二曲皆生独唱，至十一折〔缙山月〕引子则生唱一阙，旦唱一阙，而继以〔玉芙蓉〕、〔刷子序〕各二曲。……今坊本并〔缙山月〕半曲、〔玉芙蓉〕、〔刷子序〕于此，而废〔月上海棠〕一曲，谬矣！’……据词隐生所云，〔月上海棠〕有二曲，此止存一，乃优人省唱者去之，惜无从获睹也。”据此，元本中〔月上海棠〕确为两曲，而世德堂本仍为两曲，这正与元本同，其余各本则存一曲，可见，这些改本皆是沈璟所说的坊本了。又如凌本在第三十六折“推就红丝”注云：“词隐生曰：‘旧本此折用〔啄木儿〕、〔三段子〕、〔归朝欢〕各二阙，其词精炼苍古，非君美不能为也。今皆用〔集贤宾〕、〔琥珀猫儿坠〕诸曲矣’。今并〔啄木儿〕等曲亦无从见之，奈若何？”验之今存各本，世德堂本第三十九折“官媒送鞭”仍有〔啄木儿〕、〔三段子〕、〔归朝欢〕（曲牌误作〔双劝酒〕）等六曲，而不用〔集贤宾〕、〔琥珀猫儿坠〕等曲。《南曲九宫正始》册一黄钟过曲引元本《拜月亭》〔归朝欢〕首曲，曲文也与世德堂本同。而其余各本则已无此六曲，皆改用〔集贤宾〕、〔琥珀猫儿坠〕等曲了。可见，在现存的这七种明改本中，惟世德堂本与元本接近，改动较少。

由于世德堂本产生的年代较早，接近元本，故与其余明改本相比，在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和戏曲格律上都存在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倾向上，前面曾提到，明人在改编元本《拜月亭》时，篡改和削弱了原作思想内容上的反封建倾向，把蒋、王爱情故事纳入了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中。从总的倾向来看，世德堂和其他明改本是一致的，但在篡改程度上却有区别。明改本为了削弱原作思想内容上的反封建倾向，删去了元

本中的“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世德堂本虽也删去了这一情节，但还留着一些痕迹。虽然，女主角王瑞兰与其他明改本一样，已经改为坚决不从父命，拒绝再嫁，但男主角蒋世隆却还是违盟负心，当官媒来递丝鞭时，他听从皇帝的圣旨，“感皇恩即当领纳。”^⑬“既是朝廷宠加宣命，不敢有违，强从来意。”^⑭虽为勉强，可终究接受了丝鞭，违背了当时所立下的决不重婚再娶的山盟海誓。因此，世德堂本虽然最后也与其他明改本一样，没有“至尾回头一掉”的风波，但仍存在着在婚筵上蒋世隆受到王瑞兰指责的可能。这当是改编者删改未尽而留下的一条尾巴，而这一尾巴，也就影响了蒋世隆作为一个“义夫”的形象。以封建礼教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这一行为，显然还不是一个“义夫”的典型。而在其余各本中，元本“至尾回头一掉”的情节删改一尽，蒋世隆和王瑞兰都坚守前盟，不从皇帝招亲的圣旨，如蒋世隆见到前来递丝鞭的官媒时，表示：“石可转，吾心到底坚！”“纵有胡阳公主，那宋弘呵，怎做得亏心汉”！^⑮而王瑞兰也表示：“甘心守节，誓不再移天！”面对父亲的威逼，他以封建统治者所遵奉的封建礼教来回绝，曰：“经书上止有守贞节之道，那有重婚再嫁之理！”^⑯这“正是义夫节妇，语意两相投。”^⑰经这样一改，蒋、王二人才算是“义夫节妇”的典型了，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封建传统道德也就比世德堂本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

又如蒋世隆与王瑞兰在广王镇招商成亲这一情节，世德堂本（第二十五折）中，蒋世隆提出要与王瑞兰成亲，王瑞兰起初不从，但因蒋世隆意坚，又经店主婆劝说，最后也就同意了。曲中没有浓厚的说教味，如店主婆在劝说王瑞兰时，只说道：“我今说合，明媒正娶，你夫妻一对如鱼戏。”^⑱王瑞兰最后答应成亲时也只是说：“才郎意坚牢，贱妾难推调。”^⑲显然，严格地说来，他们两人的这一行为还是不合“礼”法的。因此，最后皇帝所下的旌表诏书中，并没有对他们的这一行为加以表彰，而只

是表彰蒋世隆的“才智兼全”^②王瑞兰也只是“随夫显荣”^③而已。而其余各本在这一情节上大做文章，加进了许多封建糟粕，使这一情节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如店主公听说蒋世隆向王瑞兰求婚、而王瑞兰执意不从后，就向蒋、王分别进行了一番封建礼教的教育，先是对蒋世隆说：“秀才官人，他是宦族名流，深闺处子，自非桑间之约，濮上之期，焉肯钻穴相窥，逾墙相从？秀才官人，你是读书之人，岂不闻柳下惠之事？”^④接着又对王瑞兰说：“小姐在上，老夫有一言相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权者，反经合礼之谓也。”^⑤他劝王瑞兰在倾覆流离之际，答应了蒋的要求，暂时“反经行权”，这仍是“合礼”之为。店主婆也说：“所谓礼由义起，不为苟从。”^⑥经他们这么一说，蒋、王的自主婚姻就符合封建“礼”法了。最后王瑞兰在同意蒋世隆的要求时竟也是满口说教，曰：“礼义谨化源，《关雎》始风教，一时见君子，匆匆遽成人道也。”^⑦显然，与世德堂本相比，这些改本中蒋、王成亲一事，更加符合封建“礼”法了。故皇帝的诏书中也特别旌表了他们这一行为。

其余几种明改本不仅加强了蒋、王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封建色彩，而且在刻划剧中一些次要人物时，也多突出其恪守封建礼教的一面。如剧中的金朝丞相陀满海牙，在世德堂本中就已经是一个敢于直谏的忠臣形象了，不过形象还不够突出，在剧中一共只有四支曲，而且还有这样两句念白：“天下虽□皇王管，半由天子半由臣。”^⑧这显然是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教条相违背的，有损陀满海牙的“忠”的性格。故其余各本皆删去了这两句念白，而且还给他增加了一些唱词，由四支曲增至六支曲，这些曲文也皆充满了封建说教的色彩，如其中的〔雁儿落〕曲云：“俺穿一领裹乾坤缝掖衣，要干着儒家事。读几行正纲常圣贤书，要识着君臣义，俺则是一心儿清白本无私。”另外这些改本还增加了对与陀满海牙相对的奸臣聂古列的刻划，也为他增

加了一些唱段，以其奸佞不忠的行为来反衬陀满海牙的“忠义”。

世德堂本与其他明改本的区别，其次体现在故事情节上。这主要是“拜月”以后的几折（出）戏，除第三十七折“兰莲思忆”（各本为第三十四出“姊妹论思”）的情节相同外，其他几折（出）戏的曲白与关目皆大异。现将“拜月”以后两者情节对照如下：

世 德 堂 本	其 余 各 本
35. 瑞兰拜月：同。	32. 幽闺拜月：同。
36. 试官考选	33. 照例开科：无曲文。
37. 兰莲思忆：同。	34. 姊妹论思：同。
38. 王府选婿：王镇接到招婿的圣旨后，即差官媒递丝鞭与文武状元。	35. 诏赘仙郎：王镇遣媒送丝鞭与文武状元，瑞兰与瑞莲皆辞赘不从。
39. 官媒送鞭：蒋世隆与陀满兴福皆接受了丝鞭。	36. 推就红丝：蒋世隆拒绝接受丝鞭
40. 姊妹闻信：瑞兰与瑞莲闻招赘事，顿生愁闷。	
41. 姊妹辞赘：瑞兰与瑞莲向父亲辞赘，王镇得知新文科状元也姓蒋，且与张千户是同里，故命张千户宴请状元，然后叫瑞兰去张家窥看虚实。	37. 官媒回话：王镇得知文科状元名叫蒋世隆，便准备在府中宴请文武状元，到时就叫瑞兰辨认。
42. 夫妻相会：瑞兰与世隆在张家相会。	38. 请偕伉俪：官媒请蒋世隆赴宴。
43. 成亲团圆：蒋世隆与王瑞兰、陀满兴福与蒋瑞莲双双成亲。	39. 天凑姻缘：瑞兰与世隆在王府相会。
	40. 洛珠双合：同。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情节上主要有两点差异：一是当官媒来送丝鞭时，世德堂本中的蒋世隆和陀满兴福皆受，而其他各本中蒋世隆坚决不受。二是蒋世隆与王瑞兰团聚的地点，世德堂本是在张千户家里，而其他各本皆在王府。两者情节上出现这种差异，这是由于世德堂本接近元本，故自“拜月”以后，还大致保持着元本的面目，而其余各本则重新作了改写。

世德堂本与其余明改本的区别，第三表现在剧本结构上。世德堂本共有四十三折，各本为四十出。从剧情发展来看，各本较为紧凑。如瑞兰母女、世隆兄妹失散以及王夫人寻找瑞兰等情节，世德堂本分为三折敷演，即第十六折“兰母惊散”，第十七折“兄妹失散”，第十八折“夫人寻兰”。其余各本将世德堂本的这三折戏压缩成一折，即以世德堂本第十七折为基础（仅删去其中〔浆水令〕一曲），分别从世德堂本第十六折和第十八折选取了〔东瓯令〕、〔望梅花〕两曲，将瑞兰母女和世隆兄妹失散的情节略作交代。再如世德堂本在蒋世隆与王瑞兰旅店成亲前尚有“黄公卖酒一折”，这折戏与剧情关系不大，仅介绍成亲的地点而已，店主黄公也不是剧中的重要人物，实不必专设一折戏加以敷演，故其余各本将这一情节与下折“世隆成亲”合为一折，作为“世隆成亲”折的首段。又如王镇和番还朝，这是过场短戏，只要带过略作交代就行了，不必设置大段的曲白。而世德堂本第二十六折共安排了五支曲文，不仅王镇有大段的唱，而且仆人六儿也有唱，影响了剧情的发展，故各本虽然仍保留了这折戏，但对人物的曲白作了压缩，王镇唱了两支〔三棒鼓〕曲后即下场，并删去了六儿的曲文。这就比世德堂本紧凑多了。

另外，其余各本对世德堂本剧情发展中的一些缺漏或不合理的地方，也作了修补。如世德堂本第七折“兴福遇隆”写几个弓兵追捕兴福，兴福逃到一座土地庙，将土地神的像推倒，自己装扮成土地公公坐在上面，瞒过了弓兵。作这样的安排，似不太可

信。而其余各本则改为先由太白金星令土地神将陀满兴福变成土地神像，以帮助他逃过弓兵的追捕，借助神的力量弥补了世德堂本的缺漏。

世德堂本与其他明改本的区别还体现在曲文的风格上。虽然无论哪种改本的《拜月亭》，其语言都基本上保留着元人的本色风格，质朴自然。对此，前人也曾大加称道，如明吕天成谓其“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⑳认为它在语言上开了明代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的先声。李卓吾也云：“《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㉑但相比较而言，世德堂本的语言少雕琢之迹，更为质朴自然。别的不说，就拿折（出）名来说，世德堂本通俗，其余各本文雅，如第二折（出）世德堂本作“世隆自叙”，而各本作“书帙自叹”；第三折（出）世德堂本作“番王起兵”，各本作“虎狼扰乱”；第四折（出）世德堂本作“金主设朝”，各本作“罔害皤良。”各本为了卖弄学问，有些地方还增加了一些较晦涩典雅的曲白。如各本第二十二出“招商谐偶”中，店主公和店主婆劝说蒋世隆与王瑞兰时那些充满封建说教味的曲白，既晦涩难懂，又与人物的身分不符。又如第二十五出“抱恙离鸾”，郎中在给蒋世隆看病时，各本比世德堂本增加了一大段说白，皆是由中药名联缀而成，李卓吾在此批评道：“可厌！删。作者极苦，看者又不乐，今日文人多犯此病。”^㉒

另外，在戏曲格律上，世德堂本与其他明改本也存在着区别。《拜月亭》是南戏早期的作品，若以后来经过魏良辅改革的昆山腔的格律来衡量，显然有许多地方是不合律的。如吴梅《顾曲麈谈·原曲》云：“南曲自梁、魏创立水磨调后（俗称昆腔），其作法大有变革。良辅仅点《琵琶记》板，而不点《幽闺记》板。”世德堂本大约是明初的改本，即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以前的改本，且接近元本，故曲律上还有许多不合律处。而其余明改本

皆是明代中叶昆山腔盛行以后的改本，故它们多从昆山腔的角度对世德堂本的曲文作了格正。如世德堂本第二十二折“兴福释隆”（各本为第二十二出）中的〔尾犯序〕曲，实为四曲，世德堂本将其混为一曲，且在“听启”句前脱漏三句。各本则将此曲分为四曲，并在“听启”句上补上“无非买命与赎身，但随行有何囊篋货费，快口强舌休同儿戏”三句，使其合律。又如世德堂本第二十八折“隆兰拆散”（各本为第二十五出）所用的曲调多有脱误，如首曲〔蛮葫芦〕不见曲谱，〔北后庭花〕不合句格。又〔尹令〕误作〔东尹令〕、〔品令〕误作〔华品令〕、〔二犯么令〕误作〔二犯公令〕。各本删去了〔蛮葫芦〕、〔后庭花〕二曲，并改正了〔尹令〕等曲牌名。但各本也有没有改正的，如世德堂本第二十二折“兴福释隆”〔鲍老催〕曲，据《南曲九宫正始》此曲实应分为两曲，有元戏文《柳耆卿》、《陈光蕊》等为证。各本除凌本外，皆误分为四曲。凌本虽分为两曲，但将曲牌误作〔耍鲍老〕。又如世德堂本第十折“奉命和番”〔番鼓儿〕三曲下尚有〔饶倖令〕一曲，该曲不见曲谱，可《南曲九宫正始》册三仙吕过曲引元本《拜月亭》〔袞袞令〕一曲，曲文正与世德堂本的〔饶倖令〕同，曲下注云：“亦名〔饶饶令〕，但与〔双调·饶饶令〕不同。”可见，〔饶倖令〕乃是〔饶饶令〕之误，其余各本则只知其误，而不知其为〔饶饶令〕之误，故擅将它改为〔番鼓儿〕，与前三曲同。

以上仅就现存的资料对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及其版本的流变情况作了粗略的考索，由于资料和水平的局限，文中定有许多错讹之处，祈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注

①吴梅《顾曲麈谈·原曲》。

②清张大复《寒山堂九宫十三掇南曲谱》卷首注。

③④⑤明凌蒙初《南音三籁》“戏曲”引《拜月亭》“误接丝鞭”套末注。

⑥世德堂本第四十二折〔四边静〕。

⑦⑧⑪⑫汲古阁本第四十三出白。

⑨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⑩明王骥德《曲律》。

⑬明黄溥言《闲中今古录》。

⑭⑮世德堂本第三十九折〔归朝欢〕。

⑯汲古阁本第三十九出〔山坡羊〕。

⑰同上第三十五出白。

⑱同上第三十六出〔琥珀猫儿坠〕。

⑲世德堂本第二十五折〔皂罗袍〕。

⑳同上折〔滚遍〕。

㉑㉒同上第四十三折白。

㉓㉔㉕汲古阁本第二十二出白。

㉖同上出〔扑灯蛾〕。

㉗世德堂本第四折白。

㉘明吕天成《曲品》。

㉙李评本总批。

㉚李评本第二十五出注。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